

## 寻迹 陕北

虎峪寺位于宜川县云岩镇西4.3公里处，始建于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（960—963年），工程浩大，庙宇金碧辉煌。相传建寺之初，有神仙骑虎入峪中，故而得名。

虎峪寺当年香火鼎盛，香烟袅袅，信徒络绎不绝，寺内僧人逾百人，个个身怀武功。呼延庆曾在此拜师学艺，后来便有了走村串乡的说书人常讲的《呼延庆打擂》。

关于《呼延庆打擂》的故事，小时候母亲也常给我们讲起：东彩棚是大清宫包拯，西彩棚是大奸臣庞文。呼延庆来到包拯的东彩棚前报名，包拯见他年幼，提出除非他能举起脚下的两只石狮子方可应允。只见呼延庆上前两步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大神小神快来助我！”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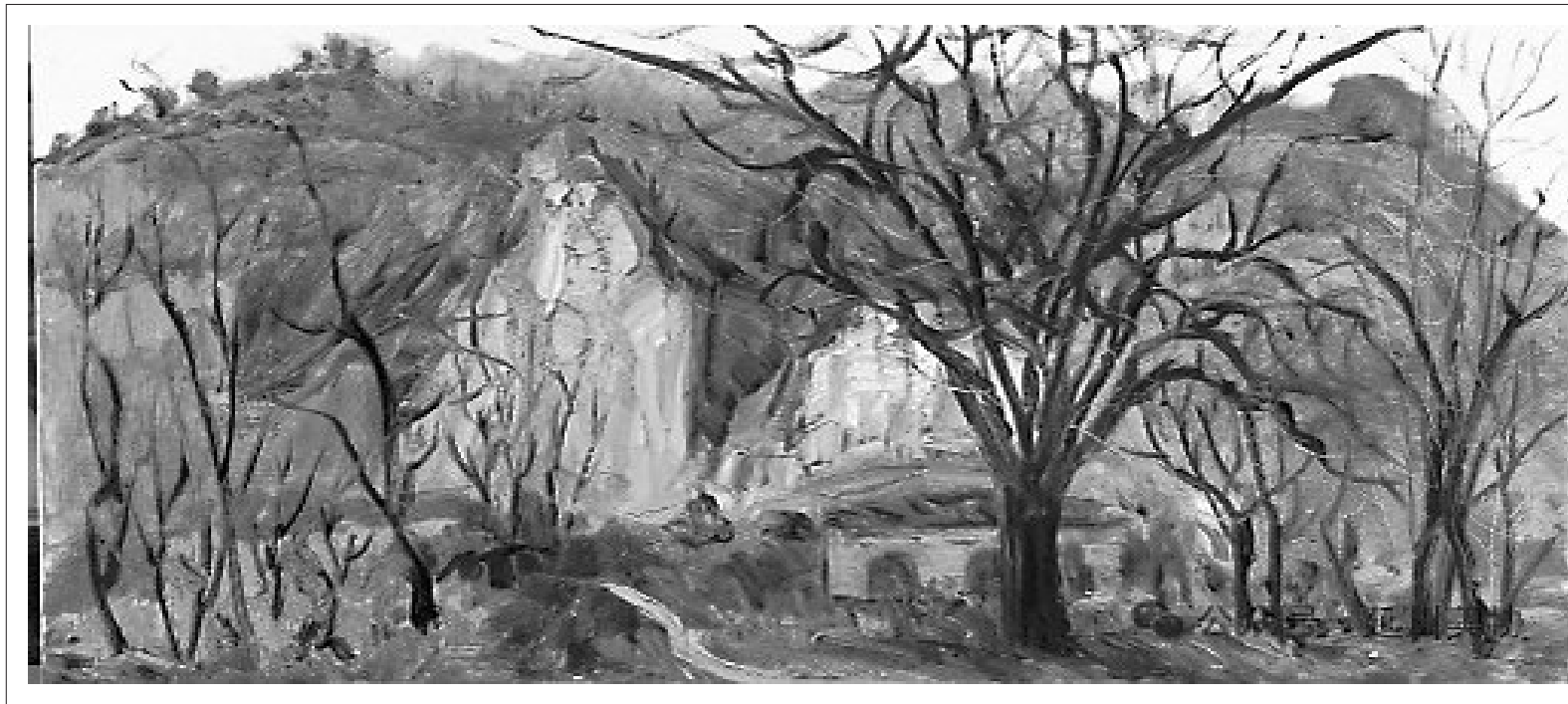
## 物语 微思

时光匆匆流转，岁月静好无恙。目送诸多前辈、同事、友人荣休，转眼自己也迎来离岗归闲之日。

组织公布离岗，心中满是释然。依规退居本是寻常，过往同僚一句“难得清闲”，道尽此间通透，褪去职场奔波，本就是值得欣喜的归处。

归家伊始，新生活尚待规划，且随心随性度日。依旧恪守规律作息、坚持锻炼、清淡饮食，慢品人间烟火，体悟寻常温情，安然静享生活本真之美。

人静心自安，心宁事自顺。每日晨



## 老庄河

冯颜明作

# 神秘的虎峪寺

婉晴

时风起沙飞，仿佛真有神灵相助，两只大狮子竟似长了翅膀般飞落他手中，被高高举起绕场三圈。包拯见状直呼“快快放下，许你报名”。呼延庆报名后跳上擂台，打死了庞文之子。每次听来都意犹未尽，呼延庆也成了我们心中崇拜的英雄。

北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张载任云岩县令，修葺虎峪寺后创办“崇圣书院”，奉行“有教无类”的办学宗旨，招收学生入学，普通农户子弟也有了上学机会。书院以传授“六经”为主要教学内容，张载定期去讲经，还从山西、关中聘请有学问的先生授课。相传书院学生中出过数位举人和贡生。

明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、宣德九年（1434年）、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

虎峪寺均经修葺，原有碑记可考。清同治年间毁于回变，昔日的关公庙、财神庙、土地庙、娘娘庙、九天仙女庙等皆无踪迹。如今仅存坐北面南的三孔贯通式石窑，窑后存放覆莲佛座7个，还有多个石柱础，其体量之大极为罕见，足可印证寺庙原建筑的宏伟壮观。

寺庙对面的山叫和尚峁，据说和尚圆寂后葬于此山。山梁上有一道深壕，传说是当年建寺时人们在山上砍伐树木，向下传运木料拉出的沟壕。每次看到那深深的壕沟，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壮观的场景：成千上万的木头如瀑布般从山顶源源不断滚落。这样一座凝聚大量人力物力的宏大建筑，竟说没就没了，不由得令人唏嘘！

民国时期，此地改设为中心学校。

父亲年轻时曾在此教书，他出生于1942年，可见五六十年代这里仍是学校。听父亲说，寺庙后山上还住着一只白狐狸，我的爷爷曾亲眼见过。寺内还有一个九连洞，直通到虎峪寺湾。

虎峪寺距我居住的村庄不足1公里。小时候随父母去云岩镇赶集，经过时总要留心打量：宽敞的大门两侧，石柱上蹲着两只硕大的石雕神兽，头生尖角，形态威猛；大门外路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，树身粗壮需数人合抱，树冠遮天蔽日。

如今，虎峪寺已更名为上寺，大门口的石雕神兽和门外的柳树都已不存，寺内新建了云辛果袋厂。

神秘的虎峪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留给人们的是无限遐想。

# 静享生活之美

郭金鑫

起锻炼，心无杂念，缓步慢跑至周身微汗，舒展筋骨、活动四肢，再习一套八段锦，身心舒展、神清气爽。

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心境所见皆是风景，心绪安然，万物皆动人。漫步园区，草木青翠养眼，繁花娇柔多姿；往日寻常鸟鸣婉转悦耳，喷泉景致灵动鲜活，假山静水相映，蜂蝶飞鸟相伴，莲影初露，生灵悠然，一景一物皆成画卷。心境开阔时，目之所及皆是生机，落笔便生温情。

静享生活之美，绝非虚度光阴、闲

散度日。而是放下世俗纷扰，心无牵绊，合理规划时日，把平凡日常过得丰盈安稳，岁岁欢愉。

静享生活之美，贵在终身学习、丰盈自我。活到老学到老，不与世事隔绝，常观时事、紧跟时代，闲时读书阅报，沉淀学识、丰盈内心，不落时代脚步。

静享生活之美，可重拾旧日喜好，培育雅趣闲情。书法绘画、摄影器乐皆可修身怡情；若无偏爱，便约知己品茶闲谈，让退休生活雅致充实、自在舒心。

静享生活之美，亦可奔赴山野、亲近自然。听风听雨享清闲，观山观水得逍遥。顺四季节律而行，春赏繁花、夏纳清凉、秋拾落叶、冬沐暖阳，于四季流转感知生命韵律，从容淡然。美好从不在远方，身边一草一木、一风一景皆是惊喜，用心体悟，便能捕捉细碎温柔。

静享生活之美，是从容通透的生活态度，亦是喧嚣尘世里向内沉淀、珍惜当下的人生智慧。放缓步履，于平凡琐碎中觅诗意、藏温暖，让心灵寻得归处，安然自在过完余生。

## 诗海 泛舟

### 警察诗人

许捷

白手套划开薄雾  
像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分行  
此刻，城市还没苏醒

红绿灯交替明灭  
他站在路口中央  
反光背心，守护  
每一个早起而匆忙的句子  
安全抵达句号

岗亭的办公台上  
保温杯压着一页未完成的手稿  
这首题目为《阳光》的现代诗  
静静地等候一个人

### 夕阳

景文瑞

我就坐在你的面前  
任由时光挥霍  
任由你将时光挥霍

天空堆积越来越多的疲惫  
稍一放松，窒息的疼痛  
顷刻间，燃尽多余念想

夕阳，是一个人的孤芳自赏  
是一个人背对影子的喋喋不休  
是我带着你明火的隐喻悄然入眠

## 故土 情深

### 等你归乡

常小军

暖意已悄然漫上黄土坡，我守在甘谷驿高速公路口，铁皮桶里的炭火正旺。烤红薯的甜香裹着微风，飘向每一辆归乡的车。我在这里卖的不只是红薯，更是千年古驿的温软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集市的热闹，是刻在甘谷驿人骨血里的乡愁，只为等候奔波一年归来的你。

甘谷驿的山，是沉默的守望者。黄土层叠，沟壑纵横，南北寨子山蜿蜒巍峨的土城墙，千百年来守着延河流域，守着古驿的晨昏。春风拂过山峦，吹绿了坡上草木，也吹醒了游子归心。这山不似名山大川，却以宽厚的臂膀，拥着古街、驿馆、教堂与老古槐，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。

河水绕镇而过，清凌凌的水波里，映着古街的青石板，映着驿馆的飞檐翘角，映着教堂的尖顶，映着古槐荫庇，也映着归人眼底的泪光。

踏入甘谷驿的古街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，两旁的老屋与新楼错落相依，木窗棂、旧门板间藏着数不尽的烟火故事。百年驿馆静静伫立，朱门虽已褪色，门洞依旧敞开，依稀能窥见当年车马喧嚣、驿卒往来的繁华。

这里曾是古道要驿，多少行人在此歇脚，多少乡愁在此停留。如今廊下再无驿马嘶鸣，却依旧在等归人——等那些游子重回故里，触摸岁月的温度。

不远处的教堂，是黄土高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这座老建筑静静矗立，尖顶直指苍穹，砖石上刻满时光痕迹。它与古驿、老街相融相生，像一位沉默的长者，见证着甘谷驿的变迁，守护着一方人的安宁。

暖阳洒在墙面，温暖而静谧。归人路过，总能寻得一份心安，所有奔波与疲惫，都在这方故土的包容里慢慢消散。

最让人魂牵梦萦的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甘谷驿热闹的集市。那时的集市，是小镇最鲜活的心脏：三县商贩的吆喝、邻里乡亲的笑语、牲口市的声音，交织成最动人的烟火乐章。街边小吃冒着热气，杂货铺摆满日用品，老人坐在巷口晒着太阳，孩童在人群里追逐嬉闹。

那份热闹与淳朴，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，藏着一代人的童年与青春。如今集市虽换了模样，可烟火气从未消散，仍在古街巷弄里，在乡亲交谈中，在每个归乡人的记忆里。

炭火烤着红薯，甜香弥漫。每一个从车上下来的人，脸上带着旅途疲惫，眼里却闪着归乡的光亮。接过滚烫的红薯，咬下一口，软糯香甜——那是故乡的味道，是甘谷驿的味道。

这红薯，长在甘谷驿的黄土地里，饮着延河水，沐着山间风，藏着故土最深的情，暖了归人的手，更暖了归人的心。

风软景和，岁月温柔。甘谷驿的山、水依旧，古街、驿馆、教堂依旧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愁，也从未改变。我在高速公路口，守着炭火，守着红薯香，守着千年古驿的温情，等你穿越山海，回到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。

回家吧。甘谷驿的风在等你，延河的水在等你，古街的烟火在等你，故乡的亲人在等你。所有思念，都在踏上故土的那一刻，圆满。



YangJiaLing 邮箱: yjlywfk@126.com

楊家嶺



# 漫过岁月的归途

盛彩花

里土路漫长枯燥，日日跋涉，岁岁往返。那时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路能平一点、短一点，归途能轻松一点。那些风雨跋涉的童年归途，是我一生最质朴、最难忘的底色。

时光流转，我步入初中，家乡的山村终于通上了平整的柏油路。蜿蜒崎岖的黄土小道被彻底翻新，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串联起村庄与乡镇。我的归途，也从徒步七里，变成了十里单车之行。

父亲见我求学路途渐远，咬牙添置了一辆旧自行车。平整的路面，再也没有泥泞湿滑、黄沙漫天，少年的归途，终于多了几分轻盈与明媚。

春日，柏油路两侧的野草萌发，点点绿意点缀苍茫黄土；夏日，晚风掠过路面，带走高原的燥热；秋日，山梁层林尽染，落日铺满整条大道，温柔又壮阔。我常常在放学路上慢慢骑行，看远山层叠，听晚风低语，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

升入高中，我需要远赴五十里外的县城读书。那时柏油路网逐步完善，村里没有专属校车，乡村学子往返学校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便是农用三轮车。每逢月末放假，我便和同乡的同学挤在颠簸的三轮车斗里，踏上归途。

没有封闭的车厢，一路风吹日晒。晴天一路风尘，满身土味；寒冬冷风刺骨，手脚冻得僵硬。两个多小时的颠簸路程，却是我少年最坚韧的修行。

那些年，家里负担极重。父亲常年下地劳作，靠着几亩薄田，默默支撑我的学费与生活费。母亲身体孱弱，却始终操持家务、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留给我。他们用最朴素的坚持，托举着我的求学之路。我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，在县城寒窗苦读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柏油路的贯通，打破了大山的闭

塞，缩短了城乡的距离。少年时代的十里单车、五十里三轮归途，褪去了童年的艰辛，让我看见大山之外的世界。那条平整的柏油路，是时代赠予山村少年的光亮，也是我奔赴理想的必经之路。

十年寒窗，终得回响。我如愿考入百里之外的城市读大学，回家的路，从此换成了平稳舒适的大巴高速。

百里高速贯通群山，一路通畅平坦。车窗隔绝了风沙严寒，归途不再狼狽疲惫。本以为前路光明，可命运却留下了毕生的遗憾。就在我步入大学，奔赴更远未来的时候，积劳成疾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。

那年，我二十岁，第一次在漫长的归途中，尝尽了生离死别的苦楚。无数次坐在疾驰的大巴里，望着窗外倒退的黄土山峦，泪水无声滑落。那条通向家乡的高速路依旧通畅，可村口等候我的母亲，再也不会归来。

母亲离世后，年过半百的父亲独自扛起所有重担。他不愿我放弃学业、耽误前程，独自一人守着黄土老屋，勤勤恳恳劳作，省吃俭用，默默供我读完本科、研究生。别人的求学路有双亲陪伴，而我的路，只有父亲沉默的坚守与遥遥相望的牵挂。

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告别求学的城市，扎根延安生活。从漂泊学子变为安稳中年人，往后的归途，便是自驾高速往返故土。如今，城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往返老家一路坦途。

人到四十，半生回望。高速路上车流不息，归途通畅便捷，再也没有年少时的颠簸与漫长。每次驱车穿行在熟悉的黄土山峦之间，看着日新月异乡村、平整宽阔的大道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岁月改变了路途的模样，改变了我的

人生境遇，却改不了刻在心底的牵挂。每次回乡，看见白发渐生、脊背渐弯的父亲，看见依旧沉默的黄土老屋，心中满是愧疚与温柔。我终于走出大山，拥有了安稳的生活，却永远失去了年少时最温暖的守候。高速路承载着中年人的归途与回望，也盛满了我半生的遗憾与感恩。

岁月更迭，山河换新。去年，延安至西安的高铁正式通车，纵横陕北大地的高铁轨道，穿山越岭、跨谷架桥，为黄土高原的归途写下了全新的篇章。

高铁穿梭于连绵的梁峁沟壑之间，风驰电掣。曾经百里迢迢、数小时的路程，如今转瞬即达。高铁的开通，彻底打破了黄土大山的地域桎梏，让闭塞的陕北乡村，真正融入时代发展的浪潮。

我常常在闲暇之时，乘坐高铁往返奔波。列车飞驰，窗外的黄土山川飞速倒退，从泥泞土路、蜿蜒柏油，到宽阔高速、飞驰高铁，半生四条归途在眼前重叠。短短数十年，故乡的路完成了跨越式的蜕变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也是黄土儿女的福祉。

路途越来越宽，奔赴远方越来越便捷，可根植心底的乡愁，从未消减。历经半生风雨，愈发懂得：路再快再宽，最眷恋的依旧是故土，最牵挂的依旧是老家的老父亲。

父亲依旧守在黄土高原的老村里，守着老屋，守着我的根。他一生未走出大山，却用一生耕耘，送我走出沟壑、奔赴山海、学有所成。母亲虽早已归于黄土，却永远留在我归途的风景里，温暖我往后岁岁年年。

山河依旧，岁月温柔。漫过黄土岁月的回家路，是成长路、感恩路，更是永不落幕的乡愁路。往后余生，无论身在何方，这条从黄土深处延伸而出的归途，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暖、最安稳的归宿。

## 回家的路

征文选登

我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，连绵的梁峁、厚重的黄土、蜿蜒的山路，是我人生最初的底色。回望来路，最动人的不是奔赴远方的荣光，而是那条不断更迭的回家路。

我的童年，是被黄土山路铺满的岁月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陕北山村，没有平整大道，只有被风雨行人踏出来的土路，蜿蜒缠绕在层层山梁之上。那时我在村里读小学，每日往返七里山路，全靠一双赤脚。

黄土高原的路，从无温柔可言。春日黄沙漫天，眯得人睁不开眼，一路走下来，头发、眉毛、衣角全是细沙，口鼻间满是干涩的土味。夏日逢雨，土路泥泞不堪，一脚踩下去，泥水没过鞋面，抬脚便沾满沉甸甸的黄土，每走几步就要弯腰刮泥。山间道路紧贴沟壑，狭窄崎岖，七里归途，漫长又忐忑。

秋冬的黄土路，更是凛冽刺骨。霜降之后，路面冻得坚硬坑洼，结冰的车辙极易打滑。山间寒风呼啸穿谷，刮得脸颊生疼。每天放学，夕阳沉落在连绵的山梁之后，小小的我背着旧书包，独自走在空寂的山路上。

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母亲温柔内敛，不善言辞，却总在我清晨出门时，为我装好温热的馍馍；在我雨夜回家时，守在村口张望等候。父亲识字不多，却笃信读书能走出大山，哪怕家境清贫，也从未动过我辍学的念头。

年少的我不懂生活的艰难，只知七